

世界十大文学名著

# 简 爱

JANE EYRE

〔英〕夏洛蒂·勃朗特 著

*Charlotte Bronte*

宋兆霖 译

世界十大文学名著

# 简 爱

JANE EYRE

[英] 夏洛蒂·勃朗特 著

*Charlotte Brontë*

宋兆霖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爱/(英)勃朗特(Bronte, C.)著, 宋兆霖译.-上海: 上海  
文艺出版社, 2007

(世界十大文学名著)

ISBN 978-7-5321-3199-0

I. 简… II. ①勃…②宋…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19381号

出品人: 郑宗培

策划: 曹元勇 海力洪

责任编辑: 曹元勇

美术编辑: 王志伟

装帧设计: 灵动视动·严潇

## 简爱

[英] 夏洛蒂·勃朗特 著

宋兆霖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开本635×965 1/16 印张31.5 字数420,000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册

ISBN 978-7-5321-3199-0 定价: 27.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10-89580585

## 编辑说明

人类正在经历着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作为精神产品的图书也不例外。读者面对品种繁多、应接不暇的图书信息，同样面临如何选择窘境。即便是面对数百部在文学史上地位显赫的经典名著，选择也一样无法回避。

2006年，美国《读者文摘》和《纽约时报》组织欧、亚、美、澳、非五大洲的十万读者进行投票，评选出了世界十部文学经典。2007年，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美和澳洲的125位作家应邀从五百多部最受读者喜爱的文学作品中评选出他们心目中最值得阅读的十部经典。另外，《泰晤士报》还通过读者问卷调查，让英国读者选出他们心目中的十大经典名著。在这些经典名著榜单中，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红与黑》，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等，赫然在列。毫无疑问，这些作品代表了欧美国家最具世界性、最受读者欢迎的文学经典。

为了方便我国读者选择自己必读的世界文学名著，我社决定推出上海文艺版的“世界十大文学名著”。

在参照上述种种“十大文学经典”榜单的基础上，我们征求了国内众多实力派作家和著名文学翻译家的意见，选择了十部真正称得上“经典中的经典”的世界文学精品。同时，我们坚持“名著配名译”的原则，避免急功近利、粗制滥造，以致贻害读者与后人。

我们衷心期望，放在您面前的这套“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不仅能为我国读者打开一道进入世界文学殿堂的大门，而且由此将读者引向一个更为广阔、有益的文学天地。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世界十大文学名著”编辑组

二〇〇七年八月

谨以此书献给

威·梅·萨克雷先生

# 目 录

---

简爱

3

---

致谢

4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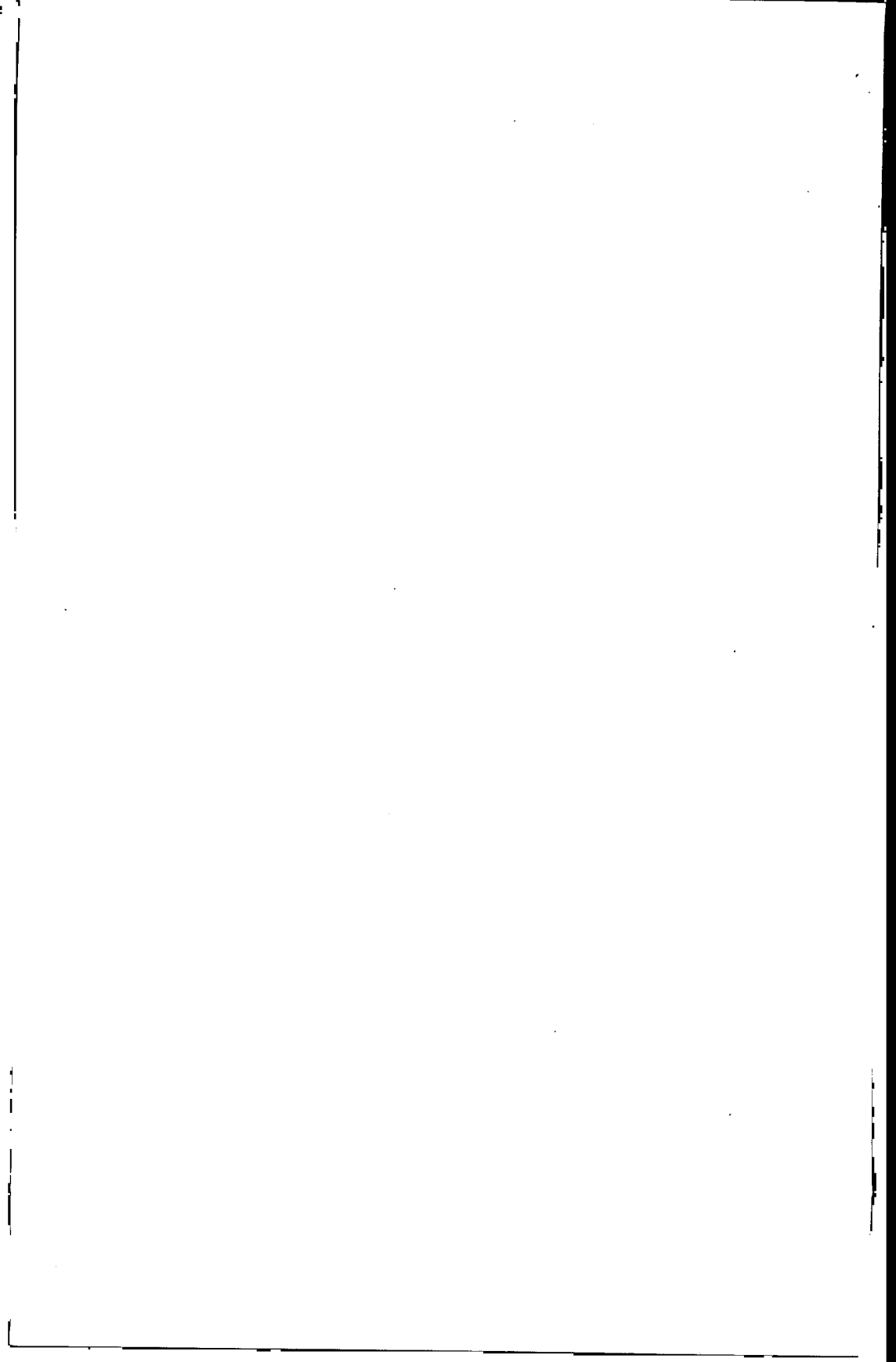
---

第三版附记

495

---

简 爱





## 第一章

那天,再出去散步是不可能的了。没错,早上我们还在光秃秃的灌木林中漫步了一个小时,可是打从吃午饭起(只要没有客人,里德太太总是很早吃午饭),就刮起了冬日凛冽的寒风,随之而来的是阴沉的乌云和透骨的冷雨,这一来,自然也就没法再到户外去活动了。

这倒让我高兴,我一向不喜欢远出散步,尤其是在寒冷的下午。我觉得,在阴冷的黄昏时分回家实在可怕,手指脚趾冻僵了不说,还要挨保姆贝茜的责骂,弄得心里挺不痛快的。再说,自己觉得身体又比里德家的伊丽莎、约翰和乔治安娜都纤弱,也感到低人一等。

我刚才提到的伊丽莎、约翰和乔治安娜,这时都在客厅里,正团团围在他们的妈妈身边。里德太太斜靠在炉边的一张沙发上,让几个宝贝儿女簇拥着(这会儿既没争吵,也没哭闹),看上去非常快活。我嘛,她是不让和他们这样聚在一起的。她说,她很遗憾,不得不叫我离他们远一点,除非她从贝茜口中听到而且自己亲眼目睹,我确实是在认认真真地努力养成一种更加天真随和的性情,更加活泼可爱的举止——也就是说,更加轻松、坦率、自然一些——要不,她说什么也不能让我享受到只有那些知足快乐的小孩才配享受的待遇的。

“贝茜说我干了什么啦?”我问。

“简,我可不喜欢爱找岔子和寻根究底的人;再说,一个小孩子家竟敢这样对大人回嘴,实在有点不应该。找个地方坐着去。不会说讨人喜欢的话,就别作声。”

客厅隔壁是一间小小的早餐室。我溜进那间屋子。那儿有个书架。我很快就找了一本书,特意挑了一本有很多插图的。我爬上窗座<sup>①</sup>,缩

---

① 设在房屋窗龕里的座位。

起双脚，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着，把波纹厚呢的红窗帘拉得差不多合拢，于是我就像供奉在这神龛似的双倍隐蔽的地方。

褶皱重重的猩红窗帘挡住了我右边的视线，左边却是明亮的玻璃窗，它保护着我，使我免受这十一月阴冷天气的侵袭，又不把我跟它完全隔绝。在翻书页的当儿，我偶尔眺望一下冬日午后的景色。远处，只见一片白茫茫的云雾，近处，是湿漉漉的草地和风雨摧打下的树丛。连绵不断的冷雨，在一阵阵凄厉寒风的驱赶下横扫而过。

我重又低头看我的书——我看的是比尤伊克<sup>①</sup>插图的《英国禽鸟史》。一般来说，我对这本书的文字部分不大感兴趣，但是有几页导言，虽说我还是个孩子，倒也不能当作空页一翻而过。其中讲到海鸟经常栖息的地方，讲到只有海鸟居住的“孤寂的岩石和海岬”，讲到挪威的海岸，从最南端的林讷斯内斯角到最北的北角，星罗棋布着无数岛屿——

那里北冰洋卷起巨大的漩涡，  
在极地荒凉的岛屿周围咆哮，  
还有大西洋汹涌澎湃的波涛，  
注入风狂雨暴的赫布里底群岛。<sup>②</sup>

不能不加注意就一翻而过的，还有讲到拉普兰、西伯利亚、斯匹次卑尔根、新地岛、冰岛和格陵兰的荒凉海岸的地方，还有“那辽阔无垠的北极地带，那些一片冷寂、渺无人烟的地区，那儿常年雪积冰封，经过千百个严冬的积聚，已经成了一片坚实的冰原，晶莹光亮，就像阿尔卑斯山上层层叠叠的高峰，环绕地极，使得严寒更加集中起它的无穷威力”。对这些一片惨白的区域，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它虽然蒙蒙眈眈，像所有依稀浮现在孩子脑海中那些似懂非懂的概念，但又出奇地生动。这几页导言里的文字，和后面的插图有着密切关系，使得那些屹立在波涛汹涌、浪花飞

---

① 比尤伊克(1753—1828)，英国木刻家，著名的插图画家，他为柯茨著《英国禽鸟史》一书的插图为其代表作。

② 苏格兰诗人汤姆逊(1700—1748)的《秋天》一诗中的诗句。

溅的大海中的礁石，搁浅在荒凉海岸上的破船，还有那从云缝间俯视着沉舟的幽灵般的冷月，都变得更加意味深长了。

我说不出在那片冷冷清清的墓地上，笼罩着一种什么情调，那里有刻有碑文的墓碑，一扇大门，两棵树，破墙围着的低矮地面，还有一弯初升的新月，表明已是黄昏时分。

两艘船停泊在滞凝不动的海面上，我相信那准是海上的幽灵。

魔鬼从后面按住窃贼背上的包裹，我赶紧把这一页翻了过去。这情景太可怕了。

这一幅也一样，头上长角的黑色怪物高坐在岩顶上，望着远处一群围着绞架的人。

每幅画都在讲述一个故事。对我这么个理解力还不强，鉴赏力也不够的孩子来说，常觉得它们神秘莫测，不过也感到十分有趣，就跟贝茜有时候讲的故事一样。在冬天的夜晚，碰上她心情好的时候， she 会把熨衣桌搬到儿童室的壁炉旁，让我们坐在周围。她一边熨平里德太太的挑花褶边，把她的睡帽帽檐熨出褶裥，一边就讲些爱情和冒险的小故事，来满足我们这些全神贯注、急着要听故事的小听众。这些小故事大多来自古老的神话和更古老的谣曲，或者是（我后来发现），来自《帕美拉》<sup>①</sup>和《莫兰伯爵亨利》<sup>②</sup>。

在我的膝头推着比尤伊克的书时，那会儿我真快活，至少在我是如此。我什么都不怕，就怕有人来打扰我，可偏偏这么快就有人来打扰了。早餐室的门给打开了。

“嘿！忧郁小姐！”约翰·里德的声音在叫唤。接着他突然停下不作声了，发现房间里显然没有人。

“见鬼，她上哪儿去了？”他接着说：“丽茜<sup>③</sup>！乔琪<sup>④</sup>！（他在叫他的

---

① 英国作家理查逊(1689—1761)所著小说，描写一位贞洁的女仆拒绝了男主人的勾引，最后又正式嫁给他，她的美德得到了报偿。此书被认为是第一部现代英国小说。

② 约翰·韦斯利根据爱尔兰作家亨利·布鲁克(约1703—1783)小说《显赫的傻瓜》删节而成的一部畅销小说，于1781年首次出版。

③ 伊丽莎的昵称。

④ 乔治安娜的昵称。

姐妹)琼<sup>①</sup>不在这儿。告诉妈妈,她跑到外面雨地里去了——这个坏东西!”

“幸亏我拉上了窗帘。”我心里想,同时急切地希望他不会发现我藏身的地方。靠约翰·里德自己是一定发现不了的,他这人眼睛不尖,头脑也欠灵。可是伊丽莎白刚往门里一探头,就马上说道:

“她在窗座上呢。准是的,杰克<sup>②</sup>。”

我赶紧跑了出来,我一想到会让这个杰克给硬拖出来就吓得发抖。

“你有什么事吗?”我局促不安地问道。

“应该说‘你有什么事吗,里德少爷?’”这就是他的回答。“我要你过来。”说着他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做了个手势,示意要我过去站在他面前。

约翰·里德是个十四岁的学生,比我大四岁,我才十岁。按他的年龄来说,他长得可以说过于高大肥胖,肤色灰暗,显得不健康,他脸盘宽大,粗眉大眼,腿肥臂壮,手脚都很大。他吃起饭来总是狼吞虎咽的,结果弄得肝火很旺,两眼昏花,双颊松垂。眼下,他本该在学校里,可是他妈妈把他接回家来已住了一两个月,说是“因为他身体不好”。他的老师迈尔斯先生断言,只要他家里少给他送点糕饼甜食去,他准能过得很好。可是做母亲的却听不进这种刺耳的意见,宁愿抱着比较高雅的看法,把约翰的脸色不好归因于用功过度,或许还归因于想家。

约翰对他的母亲和姐妹没有多少感情,对我则抱有一种恶感。他欺侮我,虐待我,一星期绝不是两三次,也不止一天一两回,而是连续不断。我身上的每根神经都怕他,只要他一走近我,我骨头上的每一块肌肉都会吓得直抽搐。有时候我都被他给吓呆了,因为无论他恫吓也罢,折磨也罢,我都无处申诉。仆人们都不愿意为帮我对付他而得罪了他们的小主人。里德太太对此则完全装聋作哑,她从来看不见他打我,也从来听

---

① 简的别称。

② 约翰的昵称。

不见他骂我,虽然他经常当着她的面打我骂我。不用说,他背着她打我骂我的次数就更多了。

我已经对约翰顺从惯了,于是便走到他椅子的跟前。他朝我伸出了舌头,足足有三分钟之久,就差没伸断舌根。我知道他就要动手打我了,一边心里担心着挨打,一边凝神打量着这就要动手打我的人那副丑陋可厌的嘴脸。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从我脸上看出了我的心思,因为他二话没说,突然狠狠地给了我一拳。我一个踉跄,从他椅子跟前倒退了一两步才站稳身子。

“我这是因为你刚才给我妈回话时竟敢那么无礼。”他说,“是因为你鬼鬼祟祟躲在窗帘后面,还因为两分钟前你眼睛里露出的那副鬼神气,你这耗子!”

我已听惯了约翰·里德的谩骂,从来不想回嘴,我心里想的只是怎么来挨过谩骂以后的这顿毒打。

“你躲在窗帘后面干什么?”他问。

“我在看书。”

“把书拿来。”

我回到窗口,把书拿了过来。

“你没资格动我们家的书。我妈说了,你是个靠别人养活的人。你没钱,你爸一分钱也没给你留下。你该去讨饭,不该在这儿跟我们这样上等人的孩子一起过活,跟我们吃一样的饭菜,穿我妈花钱买来的衣服。今天;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你竟敢乱翻我的书架。这些书全是我的。这整幢房子都是我的,或者说,过不了几年都是我的。滚!站到门口去,别挨着镜子和窗子。”

我照着做了,起初还不明白他这是什么用意,可是一当我看到他举起那本书,掂了掂,站起身来,看样子要朝我扔过来时,我惊叫一声,本能地往旁边一闪,但已经来不及了,书扔了过来,打在我的身上,我跌倒在地,头撞在门上,磕破了,磕破的地方淌出了血,疼得厉害。这时,我的恐惧已经超过了极限,另外的心理紧接着占了上风。

“你这个狠毒的坏孩子!”我说,“你简直像个杀人犯……你是个管奴隶的监工……你像那班罗马暴君!”

我看过哥尔德斯密斯<sup>①</sup>的《罗马史》，对尼禄和卡利古拉<sup>②</sup>一类人，已经有我自己的看法。我曾在心里暗暗拿约翰和他们作过比较，可是从没想到会这样大声地说出来。

“什么！什么！”他嚷了起来，“你竟敢对我说这样的话？伊丽莎，乔治安娜，你们听见没有？我还能不去告诉妈妈？不过我先要……”

他朝我直扑过来。我感到他揪住了我的头发，抓住了我的肩膀，他已经在跟一个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肉搏了。我看他真是个暴君，杀人犯。我觉出有几滴血从我头上一直顺着脖子流下，还感到有些剧痛难当。这些感觉一时压倒了我的恐惧，我发疯似的和他对打起来。我的双手究竟干了些什么，我自己也不大清楚，只听到他骂我“耗子！耗子！”还大声地吼叫着。帮手就在他身旁，伊丽莎和乔治安娜急忙跑去叫已经上楼的里德太太，这会儿她已赶来现场，后面还跟着贝茜和使女阿博特。我们给拉开了。只听得她们在说：

“哎呀！哎呀！这样撒泼，竟敢打起约翰少爷来了！”

“谁见过这样的坏脾气！”

里德太太又补了一句：

“把她拖到红房子里去关起来。”立刻就有四只手抓住了我，把我拖上楼去。

---

① 哥尔德斯密斯(1730—1774)，英国著名诗人、剧作家、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小说《威克菲尔德的牧师》、长诗《荒村》、喜剧《委曲求全》。

② 尼禄(37—68)、卡利古拉(12—41)均为古罗马皇帝，都以专横残暴、荒淫无道闻名。

## 第二章

我一路反抗着，这在我是从来没有过的，可是这么一来，大大增加了贝茜和阿博特小姐对我的恶感。事实上，我确实有点失常，或者像法国人常说的那样，有点儿不能自制了。我意识到，一时的反抗已难免会使我遭受种种别出心裁的惩罚，因此，我像所有反抗的奴隶一样，在绝望中决定豁出去了。

“抓住她的胳膊，阿博特小姐。她简直像只疯猫。”

“真不害臊！真不害臊！”使女嚷嚷道，“多吓人的举动哪，爱小姐，居然动手打一位年轻绅士，打起你恩人的儿子，你的小主人来了！”

“主人！他怎么是我的主人？难道我是仆人？”

“不，你还比不上仆人哩！你白吃白住不干活，光靠别人来养活。得啦，坐下，好好想想你那臭脾气。”

这时，她们已把我拖进里德太太指定的那个房间，把我按在一张凳子上。我猛地想像弹簧似的蹦起来，她们的两双手立即抓住了我。

“要是你不肯乖乖地坐着，就把你绑起来。”贝茜说，“阿博特小姐，借你的吊袜带用用，我的那副准会给她一下就挣断的。”

阿博特小姐动手从粗壮的腿上解下要用的带子。她们的这番捆绑前的准备、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新的耻辱，使我的激愤情绪稍稍有所减弱。

“别解啦。”我喊道，“我不动就是了。”

作为保证，我双手紧紧抓住了凳子。

“留神别动。”贝茜说。她确信我真的安静下来了，才松开抓住我的手。然后，她和阿博特小姐就都抱着胳膊站在那儿，板着脸，不放心地朝我打量着，好像还不相信我的神志完全正常似的。

“她以前从来没这样过。”临了，贝茜终于转过头去对那个阿比盖尔<sup>①</sup>说。

“可她那小心眼里一直就是这样的。”对方回答说，“我常跟太太说起对这孩子的看法，太太也同意我的看法。她是个诡计很多的小东西，我从没见过，像她这么点年纪的小女孩竟会这样狡猾。”

贝茜没有接腔，但稍过一会儿她就冲着我说道：

“你得放明白点，小姐，你受着里德太太的恩惠，是她在养活你；她要是把你撵出去，你就只好进贫民院了。”

对此我无话可说。这些话对我来说并不新鲜，打从我小时有记忆时起，我就听惯了诸如此类的暗示。这种指责我靠人养活的话，在我耳朵里已经成了意思含糊的老生常谈了。尽管听了让人非常痛苦，非常难受，却又让人有点似懂非懂。阿博特小姐也附和说：

“你别因为太太好心，把你跟里德小姐、里德少爷放在一起抚养，就自以为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了。他们将来都会有很多钱，可你连一个儿子也不会有。你应该低声下气，尽量顺着他们，这才是你的本分。”

“我们跟你说这些，全是为了你好，”贝茜接着说，口气温和了些，“你应该学得乖一些，多讨他们喜欢，那样也许你还能在这个家里呆下去。要是你再粗暴无礼，爱使性子，我敢说，太太准会把你撵出去的。”

“再说，”阿博特小姐说，“上帝也会惩罚她的，会让她在使性子时突然死去。到那时，看她会去哪儿？行了，贝茜，咱们走吧，随她去，反正说什么她都不会对我有好感的。爱小姐，等剩你一个人的时候，好好做做祷告吧。你要是再不忏悔，说不定会有什么怪物从烟囱里钻进来把你抓走哩。”

她们走了，关上门，还上了锁。

红房子是间备用卧室，难得有人在里面过夜；真的，可说从来不见有人住过，除非偶尔有大批客人涌到盖茨海德府来，不得不动用府里的所有房间时。不过，红房子却是这个府邸里最宽敞最堂皇的一间卧室。一

---

<sup>①</sup> 英国剧作家波蒙和弗莱契所著《傲慢的贵妇人》中的一个人物，一个典型的贵族家庭中的使女。



张有粗大红木架子的床，挂着深红锦缎帐幔，像个神龛似的摆在房间正中；两个大窗子，百叶窗总是垂下，用同样料子的窗饰和窗帘半掩着；地毯是红的，床脚边的桌子上也铺着深红的桌布；墙是淡淡的黄褐色，稍微带点红色；衣橱、梳妆台、椅子全是乌黑油亮的老红木做的；床上的垫褥和枕头垫得高高的，上面蒙着雪白的马赛布<sup>①</sup>床罩，在周围的深色陈设中显得耀眼而突出。同样招眼的是床头边一张铺着坐垫的大安乐椅，也是白色的，跟前还放着一张脚凳，我觉得，它看上去就像是苍白的宝座。

因为难得生火，这屋子很冷；由于离儿童室和厨房都很远，这儿也很静；还因人人知道极少有人进来，它显得庄严肃穆。只有女仆每逢星期六来擦抹一下镜子和家具，擦去一星期来积上的那点灰尘。里德太太自己则要隔好久才进来一次，查看一下大橱里一个秘密抽屉里的东西，那里面存放着各种羊皮纸文书契约，她的首饰盒，还有她亡夫的一帧小像，而红房子的秘密就在她的这位亡夫身上——也正是这一魔力，使得这间房子尽管富丽堂皇，却如此荒凉冷落。

里德先生去世已经九年，他就是在这间卧室里咽下最后一口气的；他的灵堂也设在这儿，殡仪馆的人就是从这儿抬走他的棺材的，从那天起，这房子就有了一种哀伤的神圣感，使得人不常到这儿来了。

贝茜和恶毒的阿博特小姐让我一动不动坐着的，是放在大理石壁炉架旁的一张软垫矮凳。那张大床就耸立在我的面前；我右边是那口黑魑魑的高大衣橱，微弱、散乱的反光使橱壁的光泽变得斑驳变幻；左边是遮掩住的窗户，在两个窗户中间，有一面大镜子，它重现了大床和房间里空寂肃穆的景象。我有点拿不准，她们是不是真的把门锁上了，因而待我稍敢动弹时，我就起身过去看了看。天哪，真的锁上了！连牢房也不会关得这么严实。我返身往回走时，不得不从那面镜子前面经过。我的目光给吸引住了，不由自主地探究起镜中映出的深景来。在那片虚幻的深景中，一切都显得比现实中的更为冷漠，更为阴暗。里面那个瞪眼盯着我的古怪的小家伙，在昏暗朦胧中露出苍白的脸庞和胳膊，在一片死寂

---

① 一种提花厚棉织品，常用来做床罩等。